



历史人物

《曹操·阿瞞出道》在天涯社区贴出后，每日贴帖无数，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。作者撕得香烂的狗肉，挂起羊头的招牌，把曹丞相风流韵事细细道来，寻求人们诋毁曹操的个中因由，各位权把此文当酒肴，慢慢品来。

子金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官大一级压死人

由于对曹操仗杀宦官蹇硕叔父的英雄事迹早有耳闻，十位县太爷人人都胸有成竹，各自有一套对付这新来上司的手段。

首次国相召集的联席办公会就在这种各怀鬼胎的气氛中开幕。必不可少的官场寒暄已毕，十位县太爷等国相发表就职演说。曹操面色凝重，双手捧过国相大印，供在公案正中，趋步案前，正冠舒袖，跪了下来。

不用人教，十县令忙不迭地跟随着跪在曹操身后，个个心中暗骂：啥年代了？还捣鼓这一套！心里的话谁也不敢说出口，头还是要跟着磕的，国相即一郡太守，对治下官吏具有奖罚罢黜的大权，也就是说自己的饭碗端在人家曹操手里，人在屋檐下，怎会不低头？

“赖天子洪福，将士用命，黄巾贼首授首，余孽散，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，不是小好！”这开场白大家颇觉新鲜，怎么先给上开了政治形势课？

“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，吾等蒙圣上重托，倚为干城，当为朝廷分忧，解民倒悬，是应警钟长鸣于耳，社稷常挂于心。”县太爷们有点懵了，怎

么这办公会喊起了口号？这位国相到底想说些啥？甭费那脑筋，先跟着大家喊吧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！”

“但据密报，济南国内，黄巾余党猖獗，借城阳景王祠百姓集会之际，蛊惑人心，意图不轨，实乃朝廷心腹大患！”曹操话锋一转，直奔自己的主题：“本相现严喻，立即拆除所有城阳景王祠，禁止私成庙会，撤除济南国境内所有收钱路卡，以免激起民怨，之前所搜刮的所有不当之铜银阿物，以今日之前一年为界，造册补实解入国库，违令者本相必当以黄巾同谋论处，先斩后奏，立斩不赦！”

县太爷们这下才真傻眼了，敢情这位新国相是专门来拆庙的呀！撤除关卡，禁止庙会，这是要断爷们的财路啊，那还不如先创了俺们祖坟呢！一个个小眼直瞪，正襟危坐，就是没有一人说出“遵命”二字。

俗话说“客大欺店，店大欺客”，就看双方谁摆的谱大。曹操先声夺人，一句“先斩后奏，立斩不赦”镇住了形势，连原先想给曹操下马威的那两位也瘪了，低头不敢吭声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：官大一级压死人！

曹操言辞已毕，立时和颜悦色：“诸位大人有甚难为之处，不妨当堂明言，本相不

怪罪直言相谏之人，实是贼情严重，万望诸位大人体谅本相难处。”

见事情有转机，一位白须县令率先壮胆发难：“大人初到任上，大概尚未明了济南民俗：此方百姓皆我大汉良民，百姓报国之心拳拳未可相欺也，城阳景王祠，香火相传数百载，所燎皆尽民意，聚敛无不民心，况且所供乃我大汉先王，毁之关乎民望，损之断乎圣德，万望大人三思而后颁相令，则先王幸甚，百姓幸甚！”

曹操微微一笑：“本相承教，诸位可还有异议？尽管道来，容本相斟酌。”

见有人带了头，其他县太爷们立时胆壮，各自义愤填膺，深情无限，凄惶可怜，推心置腹，意味深长，声泪俱下，深谋远虑，巧舌如簧，口吐莲花……限于才疏学浅，不再罗列了。“先王圣庙，关乎国本啊！”“失民心者失天下也！”“民心未可欺也！”“有关圣体，有关大人前程啊！”……

曹国相极有耐心，谦虚恭敬地等待大家各抒己见。看看县太爷们口干舌燥，火候差不多了，起身咳嗽一声，大堂登时鸦雀无声。“天色不早，时已近午，各位大人远来是客，曹某当尽地主之谊，就在这堂上便餐可好？”

哇！国相英明啊！



人物传记

少帅与七个女人的故事，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浓浓的“情”字。无论是与天津名媛爱意深沉的友情，还是和意大利公使夫人“柏拉图”式的纯洁情愫，其内幕都是少帅去世后的首次披露。本书为那些熟悉张学良百战疆场、以西安兵谏彪炳史册的读者，展示了其侠骨柔肠、重情厚义的另一面……

汪睿 著 团结出版社友情推荐

张作霖约法三章

1922年春天，谷瑞玉悄悄随张学良来到沈阳。初时她不敢去大南门的帅府。与其说她惧怕张学良的发言于凤至，不如说畏怯一言九鼎的公公张作霖。张作霖听说谷瑞玉住在张学良好友周大文家时，震怒地把张学良叫回帅府训话。

“听说你从吉林带回个唱戏的娘们儿？”张作霖气咻咻躺在炕上“吱吱”抽水烟，想起五夫人寿筵几日前提起的女戏子，他心里就忍不住发火。

张学良知道他把谷瑞玉带回来已违逆了父亲家法，可他毕竟是敢做敢为的人：“父亲，谷瑞玉虽然是唱戏的，可我感到她并不是那种轻浮的女人。我既然把她带回来，就不能让她再回吉林唱戏了。”“不走也行，可她绝不能进张家门。”张作霖仍在恼怒中。

“为什么不能进家门？父亲，当年我和凤至订婚的时候，您是同意我在元配之外另找别人的。”张学良说话直来直去，让张作霖感到尴尬万状。因为他当年在决定和于家结婚时，张作霖确实有言在先，是以允许张学良另寻知己作为娶于凤至的条件。

张作霖脸上一阵难堪。当

年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，张学良持反对态度。张作霖只得作此许诺，但他没想到张学良刚当上旅长，就在赴吉剿匪途中与谷瑞玉暗萌私情。如若将谷娶为二房夫人，对张作霖来说简直难以接受。

张学良继续委婉相求：“谷瑞玉虽是唱戏的，可她纯洁而不染，是个心性清纯的姑娘。去年我在黑龙江剿匪负伤的时候，身边如若没有谷姑娘的照顾，我哪有今日？还望父亲体谅汉卿统军出征之苦。”

张作霖听到这里，心里才动了动。他知道于凤至不可能随军，又想到张学良今后的军旅生涯，确实身边缺少个随军的女人，于是语气就软了下来，说：“如果你实在离不开她，我也不勉强。只是不许把这样的女人带进家，你在军队里带着她我不管。不过，我还要给姓谷的姑娘三条限制，不然，我说什么也不依你。”当即，张学良应允下来。

谷瑞玉来到沈阳却不能住进帅府，张学良只好把她寄居在好友周大文家。这是沈阳东关一处恬静幽雅的宅院，除周家使女外，外界无人知道周家住着个娇艳的天津姑娘。

“瑞玉，虽然不准你进帅府，可他老人家还是默许了咱们的事。他说你可以做外室，

这已是了不起了的承认了！”谷瑞玉在周家住下不久，张学良就把张作霖的意思告诉她了。谷瑞玉从心底感到惊喜。

张学良又说：“可是将来一旦咱们公开同居，还是要有条件的。父亲说，第一，你要洗去铅华，从此再不能登台唱戏。这你能做得到吗？”

对张作霖不许唱戏的要求，谷瑞玉本无太多意外，她问道：“第二条呢，你说！”

张学良说：“父亲说，如果你真想和我生活在一起，今后就不要抛头露面了。”

“不许抛头露面？”谷瑞玉吃了一惊。她知道于凤至这个条件，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谷瑞玉知道不能在已经争得的名分面前，因自己一时任性又失去了到手的东

西。她又说：“大师还有什么条件？我早就说过，没什么条件我不能接受的。”

张学良的心被她深深地打动着：“我父亲的第三条限制，就是你今后千万不要参政！”

谷瑞玉嫣然一笑：“汉卿，你看我是那种参政的女人吗？大师这样限制我，说明他老人家看得起我。”张学良听谷瑞玉答复如此果断，心里的种种担忧都顿时烟消云散了。

可是，在周家过了一个冬天之后，谷瑞玉才渐渐感到当初答应那约法三章过于草率。



都市小说

洪晃的父母本来感情很好，因楼下搬来的新住户扰乱了生活。一个陌生女孩突然闯入宝玲的家，熟悉得跟自己家一样，宝玲和她的丈夫反而成了这家的入侵者。一群人在生活中寻找人生信仰和生活的支撑，寻求的过程充满了焦虑、苦恼……

李小山 著 钟山杂志友情推荐

忧郁的小女孩

宝玲和焦路敲门的时候听到里面的呵斥声，一个孩子放肆的咯咯的笑声。来开门的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中年人，中等个头，有点发福，见了焦路马上满脸堆笑紧紧握手，一边兴奋地转向里面喊道：“焦同志来了。”屋子里的人欢呼着全涌到了门口，大约有十多人，将他们团团围住，异口同声向他们问好。一个约四五岁的男孩一把抱住了宝玲的腿，像小猴子爬树那样试图往上攀，被旁边的大人揪着耳朵拉开了。宝玲疑惑，与设想中的悲悲戚戚的场景截然不同，大家对两位老人的惨剧似乎早已遗忘。

宝玲注意到楼梯上坐着一个女孩，十三四岁左右，双手托着下巴一副若有所思的忧郁的样子。女孩的目光与她对接的一刹那迅速将脸别到一边，盯着空白的墙壁。此时，焦路粗声粗气说：“我们来，想多了解一下有关的细节，请你们详细谈谈。”

那位斯斯文文的中年人是这家的主人，自我介绍后开始叙述：“那天我在公司主持会议，接到电话，说父母出事了，没告诉我具体情况，到医院后发觉许多警察，方知事情不妙，那天焦同志也在

……”一位三十出头的妇女插上来说：“真是鬼使神差，那天一早我被阿玲几个吵醒，说是进山看风景，中午时我接到手机说家里出人命了，我当时眼前一黑瘫倒在地了。”这位妇女烫了一头大波浪，面容秀美，一看便知她是主人的太太。

主人接着说：“我们是个大家庭，家里总有人在的，两位老人每天起早练功夫，都在马路对面的公园里，有一群伙伴，那天不知为什么没去，我因为要准备会议的材料，一早就走了。”一位年龄较大的戴假发的男的说：“现在想想就像约定好似的，大家都不在家。”

宝玲出神地望着戴假发的人，血色好好，面孔油光发亮，穿着也很整洁，说话的腔调宛若朗诵台词一般抑扬顿挫。宝玲觉得这家人都在刻意掩盖实质，她关了采访机，合起采访本。焦路在不停地盼她，这是让她心不在焉的原因之一，另外，宝玲老被楼梯上女孩分心，女孩此时正蠢蠢欲动，有一种急于想说话的表示，咬着嘴唇，小小面孔都憋红了。宝玲毅然从大人堆里突围而出，但是，一个年轻妇女竟扯住宝玲的衣袖，尖声说：“听我说呀，老人有老人的苦衷，做小辈的应该理解他们……”

宝玲与女孩并排坐在楼梯上，摸摸女孩圆圆的脑袋，说：“为什么独自一人呆这儿呀，跟阿姨说说话好吗？”

女孩瘦瘦的，脸色如蒙了一层白蜡，薄薄的嘴唇呈淡紫色，用纤弱的嗓音说：“外公外婆他们不是被强盗杀死的，他们要升天，自己死的。”

宝玲大吃一惊，急切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向警察叔叔说过吗？”

女孩拍了下宝玲的膝盖，示意她安静，沉静地细声细气地说：“外公外婆他们早就想升天了，那天是个巧合，他们把想做的事安排好了，却遇到了强盗来打劫，其实他们半夜就死了。”

宝玲搂住女孩以亲切的诱供的口气说：“说给阿姨听听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女孩沉静地说：“不复杂呀，强盗进屋子抢东西，到了外公外婆的房间因为他们睡觉，就戳了几刀。我当时就躲在外公外婆的床底下。”

山谷之城

在远远的隧道彼端，有个白色的影子在晃动，车子前方的人都紧张起来。轮子又向前滚了几圈，那个影子越来越明显，是一道白色的光——隧道的出口！全车人都兴奋地击掌相庆。

终于，车子开出了隧道。“总算离开这该死的隧道了！”导游小方难得地咒骂了一句，指着前方的山路说，“真是别有洞天啊。”

叶萧向远处瞥了一眼，整个人都呆住了——他看到了无数座建筑物。一座城市！车子也在同时停下，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。就在他们的正下方，公路盘山下去百米，一座城市正矗立在万山丛中。

虽然这座灰蒙蒙的城市，在南国的大雨中有些凄凉，但足以让旅行团全体欢呼雀跃了。司机好不容易才让激动的情绪平复下来，沿着盘山路继续往下开。接近黄昏五点，大雨依然没有停的迹象。

山谷里的城市越来越接近，孙子楚还以为会是一座古城遗址。但是，那些建筑的高度和格局，却分明告诉人们，这座城市现代城市。他甚至还看到在城市人口，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，印着刘德华微笑的头像，推销某种品

悬疑小说

旅游团由包括警官叶萧在内的十六个年龄职业不同的人组成。途中他们经过一个村落，恰巧赶上当地的“驱魔节”，因误吃了“山魈”的脑子而遭到报复，旅游团的车开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。他们中间开始有人神秘地死去。第一个死去的是导游小方。沉睡之城究竟蕴含怎样的天机？下一个又是谁？

蔡骏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牌的手机。

两分钟后，车子开到这块广告牌下，司机又一次踩下了刹车。车上每个人都感觉到回到了人间，有人期望能快点吃上晚餐，有人盘算着到酒店安顿下来，也有人想要立即找到厕所。但是，叶萧却感到了不对劲——因为没有人。

车子关掉发动机，除了雨声外一片寂静。“怎么回事？”叶萧紧张地看了看车头：“车子先停在这里不要动。”

然后，又是他第一个跳下车，导游小方也大着胆子下来了。后面几个男女实在憋不住，纷纷下车寻找厕所解决内急。

叶萧总算撑起了一把伞，小心地走进前方的街道，这就算是进城了？人行道上铺着带花纹的石板，雨水冲刷出许多污垢。他注意到了路边的排水道，雨水被及时送入地下，使得这里虽位于谷底，地上却见不到多少积水。

掏出手机看了看，仍然没有任何信号，让他的心更加忐忑。这时，那美国女孩已走到他前头去了，叶萧大声说：“喂，不要随便走动！”

但那美国女孩置若罔闻，笔直走到前面一栋房子前，原来那有公共厕所的标志。她第一个大胆地走进，之后几个女生也跟了进去，看来这个生理需求谁都拦不住。叶萧索性也走进旁边的

男厕所，一进去便闻到股怪味。便池里的水倒还是干净，居然还能自动冲洗。等叶萧走出厕所时，其他的男士们纷纷冲了进来。小心地打开洗手池的水龙头，放出看来还干净的自来水。叶萧匆匆洗完了手，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那镜子早已蒙上了一层灰，模糊中只见到一双锐利的目光。

就在他发愣的时候，镜子里又多了一张脸——属于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，有一双长长睫毛的明亮眼睛。四目在尘封的镜子上相交，那女子立刻低下头，扭开水龙头洗起了手。

叶萧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，回到雨中撑起了伞。随后那女子也回过头来，神情冷峻地凝视着他，不知是轻蔑还是矜持，她快步从叶萧身边走过，带起一阵异香。

这时孙子楚也从厕所里出来，拍了拍叶萧的肩膀：“你怎么又发呆了？”

“她是谁？”叶萧问。孙子楚看着那年轻女子的背影：“也是我们旅行团的，好像是搞音乐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”

“哦，记得，记得——”叶萧咬着嘴唇，其实他根本就不记得。他仔细看着周围每一个人，要把旅行团里所有的脸都记清楚，以免和这座城市里的其他人搞混。但是，他还没有看到一个“其他人”。